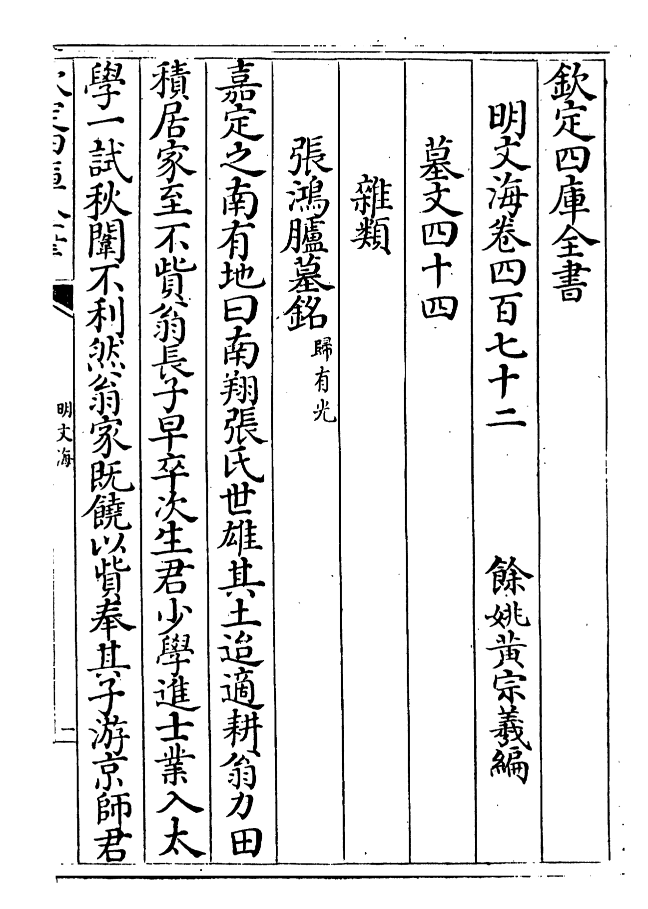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四百七十二

餘姚黃宗羲編

墓文四十四

雜類

張鴻臚墓銘 歸有光

嘉定之南有地曰南翔張氏世雄其土迨適耕翁力田積居家至不貲翁長子早卒次生君少學進士業入太學一試秋闈不利然翁家既饒以貲奉其子游京師君

又才雋諸公貴人皆樂與之交以選為四譯館譯字生除鴻臚寺序班鴻臚所選用其屬綺紈子弟君于其間偘偘自將寺中號為閣老序班每朝會臚句傳多舉不如儀者輒引去治罪久之乃陞為司賓署丞奉使至邊犒軍歷太原雲中鴈門兵官皆戎服執櫜鞬負弩矢迎導從士數百人儀衛甚盛以登五臺山觀清凉寺人以君為榮既竣事南還丁外艱服除赴官逾月又以內艱還時海上有倭奴之警君家最邊海上數跳身遁常以

天子仁聖稽古右文制禮作樂殆歴三紀天下和洽四裔向風日月之所照莫不賔貢奇琛瑋寶呈表怪麗絡繹于館候無歲無之君時在司賔親見其盛矣一旦窮島小醜懸度大海来為侵盗使江淮千里之間靡然騷動每言及常憤邑數為大帥運籌策帥亦奇君數從君問計㑹君亦巳服除賊勢稍解将治装北上尋病不起時嘉靖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也年止五十六君之奉使也以二親老在京師殆逾十年因晨夜馳歸省之

已而連丁內外艱中間一至京師坐不及安比服除京師貴人數以書促之竟不能至而卒人以是惜之君諱梓字子道曾祖某祖某父某是為適耕翁以君貴封鴻臚寺序班母某氏封孺人子男一人善鳴女二人長適嚴治次適丘權皆某孺人出也側出子一人二元尚幼張氏先未有顯者自君始登朝著而從父弟懋最後乃登進士焉善鳴以其年十二月十二日葬于某原來請銘銘曰

吁嗟張君志高騫執法殿陛何肩肩象胥之職嘗優閒從容日見王會篇歸來滄海波濤連毀瘠苫凷歴二艱永矣長逝無北轅用之不盡彼蒼天留其餘者遺後賢我為銘詩刻其元

趙汝淵墓銘 歸有光

宋熈陵九王子其八為周恭肅王元儼恭肅王生定王元良定王生安康郡王宗繹安康郡王生南陽侯仲鑛南陽侯生處州兵馬鈐轄士翮士翮始遷嚴陵士翮生

保義郎不玷又自嚴陵徙浦江不玷生三觀使武經郎善迎善迎生武翼郎汝佺汝佺生崇傒自定王以後至崇傒始失其官爲士庶崇傒生必俊必俊生良仁始自浦江徙吳令長洲之金莊也良仁生友端友端生季永季永生同芳同芳生瓛瓛生四子濂潛深濱潛者汝淵諱也汝淵於兄弟次在二授室於崑山眞義里朱氏汝淵年六十有六卒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某日朱孺人年五十五卒嘉靖三十八年正月某日生子男一人世

貞孫男四人和平和順和德和某皆夭最後生和敬孫女一人其葬以隆慶二年十二月某日墓在長洲之某鄉宋自青城之難王子三千餘人盡為北俘其散處四方僅僅有存者若周王之後以詩書世其家故譜系頗可考其在長洲同魯其賢者也同魯於汝淵為再從父汝淵夫婦孝敬修士人之行世貞方將以進士起其家世貞于子先妻魏氏内外兄弟也故屬余銘銘曰

宋失維城宗論于北哀哉重昏閔折覆餗不仁之殃逮

其九族存者子遺逃竄而延恭惟肅王當世稱賢宜其孫子百葉以傳宜君宜王今為士類亦修于家𩋆敕以祭曷以銘之不愧其世

從叔父墓表　歸有光

歸氏世著于吳自唐天寶迄于同光百八十年以文學科名為公卿侍從有至令僕封王者吳人至今紀之宋咸淳間湖州判官罕仁居崑山之太倉項脊涇洪武初徙今附城須浦上六世之墳墓在焉叔度逃難走夜郎

邛筰間有神人來迎將之宜興徐文靖公為之作傳叔度再世為我高祖諱瑨承事郎生我曽祖諱鳳城武縣知縣城武公三子長我祖諱紳仲叔祖諱綬季叔祖諱綺府君仲之子也諱格後更諱于德字民從弘治間曽祖父母與叔祖一歲中俱亡府君少孤吾祖教之後常依季叔祖以居恩勤撫育二父之功為多其後吾歸氏之在海虞白茆浦者兄弟皆修學延致府君府君遂盡室以行白茆瀕江海府君築居田野中四望寥曠每秋

風落木慨然首丘之感然去歸市隱隱莽蒼間歸市諸兄弟家也時時相過從會集府君是以喜曰吾居此殆不乏跫然之音也府君雖在海虞界與宗叔諫猶籍崑山博士弟子歲皆有米廩之養諫復推其半與之蓋白歽諸父兄弟三十餘年睦友任恤之義可尚焉然性曠達高簡獨以宗門相依他無所屈也嘗與人友善後其人貴顯終身不見其面有所得飲酒輒盡以是不能為家而少有異禀讀書過目輒成誦能日寫經義百篇人

見其無所事學而藝甚習數試不第會督學御史牒至府君當貢博士有所私持兩端上請御史墮其計遂以府君為次還至揚子江大風雨連日不得渡忽感疾腹脹泄痢府君母龔氏青縣教諭紱之女山東左布政使清惠先生理孫也家世科名府君少隨諸舅計偕北上至是歎曰吾少從舅氏觀都邑之盛宮闕官署街術至今歷歷記之天子致治中興建明大典數事及備禦外國吾方壯年不得有所試今老矣且將一望闕廷而竟

不得往命也夫府君卒于嘉靖三十八年某日年六十有五娶張氏修武縣知縣謙之孫卒于嘉靖三十年某日年六十有三生男四人有恒有倫有守有徵孫男四人士弘士毅士和士達城武公墓在須浦上先祖妣及仲叔祖父母祔左先妣先姑祔右先姑以下無餘地故為新塋海虞萬歲涇之陰南去白茆浦百武禮公子始來在他國者後世為祖謂之别子明有始也又曰去國三世爵禄有列于朝出入有詔于國若兄弟宗族猶存

則反告于宗後明不絶也嗚呼宗門衰落吾叔父竟羈窮以死能不為之悲慟哉其葬也叔祖曇以下皆自崑山往哭之同學諸生上其行于有司友人陳敬純斂賻贈而弟學顔助葬事尤盡其力云

吳文墓表 唐順之

文字之變于今世極矣古者秉是非之公以榮辱其人故史與銘相並而行其異者史則美惡兼載銘則稱美而不稱惡美惡兼載則以善善為予以惡惡為奪予與

奪並故其為教也章稱美而不稱惡則以得銘為予以不得銘為奪奪因予顯故其為教也微義主于兼載則雖家人里巷之碎事可以廣異聞者亦或採焉故其為體也不嫌于詳義主于稱美則非勞臣烈士之殊迹可以繫世風者率不列焉故其為體也不嫌于簡是銘較之史猶嚴也後世史與銘皆非古矣而銘之濫且誣也尤甚漢蔡郎中以一代史才自負至其所為碑文則自以為多愧辭豈中郎知嚴于史而不知嚴于銘耶然則

銘之不足據以輕重也在漢而已然今又何恠余兩為史官皆以不稱罷而姻戚閭里以其嘗職史故往往以銘辭見屬嗚呼試㸃檢前後所為銘其如中郎之愧辭者有之乎無也余進而位于朝不能信予奪于其史退而處于鄉不能信予奪于其銘是予罪也雖然予奪非予之所敢也是以欲絶筆于銘焉其或牽于一二親故之請有不盡絶者則謹書其姓名里宦系世卒葬月日此外則不敢輕置一言雖不盡應古銘法亦庶幾從簡

近古之意焉墓有銘有表表亦銘也今子所為表者是
維按察司照磨吳君之墓據君之族孫進士禎所為狀
君諱文字從周號鯁齋世為無錫之閶江人大父諱某
云云君少讀書為邑諸生後援例入太學凡兩試不中
第已而選福寧州幕官陞山東按察使照磨不赴任遂
乞致仕家居凡幾年病脾一歲卒嘉靖某年月日也年
七十有五墓在閶江第二灣祖塋之次葬以卒之又明
年某月某日將葬君之二子悉慰詣余請文而君族弟

從夏實為之先二子且致君遺言曰吾死汝必于唐太史乞言焉從夏為吾母任宜人後母之弟其人恬靜有守余雅重之故其為君請不可辭而余嘗兩會君于京師其氣温然謙厚人也始改官而乞身賢乎冐競不知返者君之遺言又如此嗚呼君豈以余不能為愧辭也乎故余叙所以不敢輕為銘之說及所以銘君之故而謹書君之姓名里官系世卒葬月日為文而授之志慰使鑱諸墓上

明文海卷四百七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四百七十三四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　瓆

謄録舉人臣唐　澍

明文海卷四百七十三

哀文十

餘姚黃宗羲編

汪尚書哀辭 汪仲魯

至正十六年乙未八月丁丑長鎗畔將鎖南班陷宣城前嘉議大夫禮部尚書汪公死之或謂公告老閒居為日已久可以無死嗚呼是豈知公者哉忠誠之存靡間今昔不死則辱在在皆是况宣之城守得完數歲無遺

者臬司守將惟公是咨迨城陷而公執義就死非邪是邪頃見老成數輩與公同升於朝名望夙著一旦臨患難隱忍幸生俯伏周旋勲名委地莫顧人指笑則公之死是邪非邪仲魯與公同出唐兵馬使都虞候公嘗歸娶源率宗族祭掃武口大田先塋過鄉里不以仲魯貧窶而外焉兹已二十有餘歳公之行義卓卓載史冊惟公之死關乎世教不可以無言也遂為之辭以哀之其辭曰天幽幽以杳然兮日黯淡而無輝海氛騰而鰌蜃

舞兮河横潰而湍馳悲夫人有生兮委草木而同隨孰篤信而秉義兮偉英傑之猷為惟松柏之孤植兮橪羣芳匪異姿霜雪慘而交墜兮色貞毅而靡虧嗟哉夫子兮夫豈異茲閒居日已久兮忠藎猶一日也民皆君之赤子兮城闉亦君之廬室也憂君之憂而靡忘兮天穆穆猶咫尺邦民惟吾視瞻兮吾舍是而安適城之存吾與存兮城既隳而吾將安匿死義以酬君兮殺身以成仁中庭危坐兮咼有其身罵賊聲不絶兮惟志之伸嗚

呼哀哉揭日月以為明兮昭天地之常經彼偷生以全軀兮類禽犢之冥冥蒙羞被恥不顧慮兮反議先生以不必死世豈昧夫公論兮錫文節之嘉謚敬亭兮清秋雙溪水兮夾鏡流惟先生之高風兮邈山川之悠悠些吾文以敬弔兮日西墜而雲愁

余左丞哀辭　汪仲魯

武威余忠宣公名闕字廷心曩以色目第一人登第内任翰林太常外官州郡省憲文章政事昭昭在人耳目

退處金斗之青陽讀書一旦被命為左丞守安慶方危急之秋即日就道撫其疲民羸卒百戰抗賊誓與城存亡凡幾越歲終以節義昭史冊其傳即今翰林宋濂所撰昔公僉憲浙東時見仲魯送戴璩教諭三詩數見問故侍制鄭玉還自金華俾仲魯往見之殊蒙許與且言易之一經嘗求得古書考索積思有年遂得見易中一句盡出河圖洛書自秦漢以來人未之見今幸偶得之方將注述成書以貽後世然未敢輕也仲魯再三舉一

二疑難叩問但言子且用工此經五七年後相見當以
吾之所得者相告非有隱也子必用工日久而我之所
見者端確然後可以面商訂爾不二三年而兵草動海
内不相聞壬寅春上同安詢知有王無霸者專爲公謄
録所注易書因求王生詢之無一字存亦不能識其一
語向嘗見公答鄭待制及與江西友人書其語與昔之
言無異吉痛哉故率諸友生理其塋墓而致奠焉爲辭
以哀其辭曰大江西來兮波千里而東馳皖山峻極兮

饞雲漢之巍巍嗟夫子之真烈兮揭日月與爭輝岌岌
同安孤城兮抗巨賊越歲年兵食絕而援寡兮民之死
而靡遷唐睢陽之張許兮論孰為之後先昔公之志于
學兮夙忠貞以自許文慰先其匪議兮非古人吾誰與
政事隨以昭兮辭翰恒譽處易深探乎化原兮妙達乎
象辭之根謂經之字字句句兮或出乎河洛圖書之文
自秦漢以迄今兮人莫之見而獨吾有閒惜述注之良
苦兮泯焉未有傳也豈天之喪斯文兮抑神之秘而弗

吾宣也悵金華之凉宵兮那忘乎懇欵之言也遡江流而西上兮羗徘徊乎古舒弔遺跡而詢故老兮酣百戰于城隅拭殘碑而灑涕兮大節堂之渠渠城之南兮峩塚兮羞芹藻而薦芳風蕭蕭而蓬偃兮日黯澹而無光跪斂衽而載奠兮慨今昔而靡忘

鄭待制哀辭　汪仲魯

師山鄭先生名玉字子美隱居講學善為古文或以黄犢駕小車入或笑之識者竒之嘗搆精舍于里之師山

其堂曰三樂踞岡為軒曰極高明集諸朋游討論春秋筆削之旨為之注釋曰春秋闕疑至正甲午朝廷用大臣薦遣使以翰林待制召先生起而拜命束書就道道中疾作遂還山適大軍駐吾新安遭謗捕入郡不屈而死卒以節義顯名列史傳仲魯辱先生之愛者每過山下仰睇羣峯遺趾如昔草樹凄迷豈勝悲慨抽辭哀些敬酹一觴其辭曰遡練溪之寒瀨兮睇師山之崇崇仰三樂堂之遺趾兮森莽莽之荒叢念昔松篁茂鬱兮與

堂構之方新友朋紛其來集兮濟冠佩之如雲繄先生之剛直兮懼師道之莫立也申義利之辯兮謂聖賢可企而及也春秋述而闕疑兮易經傳而有成釣岑山之深峻兮牧西疇而耦耕方遊息而玩樂兮聲聞達於明廷詔倏降九重兮徵待制于翰林宜弭亂之有策兮闡治教于來今遑半途而遽疾兮還乎吾故鄉豈終不能以有達兮孰若遂初心之遁藏慨浮雲之萬變兮亶不可測也名匪為身累兮義之歸乃吾責也情沉鬱而靡

申兮蔽而莫之白也從容就死兮吾心安而理得也吁嗟先生既往兮節義昭猶日星名存史册而不忘兮粤千古而彌馨徘徊兹山兮𮗛草木之羣榮酹清觴而灑涕兮惻林烏之悲鳴

陳狀元哀辭 汪仲魯

浚儀陳狀元名祖仁字子山壬午科以漢南第一人登第廷對策忠厚懇切天下傳誦謂有漢意繇翰林編修遷太常博士以憂還京口辛卯春來新安以葛元哲高

則誠二進士書邀趙汸子常與仲魯偕遊黃山孜孜講學不少輟論詩法甚詳别後數書相規勉期望殊切且言天下將多事惟紹興風俗淳厚薪米易得約同遷于是以待天下寧宴更以兵阻不相聞近觀史傳方知其在朝議奏折奸扶危忠君愛國辭氣端確昭如日星終死于義是故追悼之以辭曰瞻黃山之嶞峷兮三十六之奇峯念昔陳子山兮來躡仙子之遐蹤招予與同遊兮駕天風而戾止朝浴乎丹砂之泉兮夕攬乎玉蓮之

芳蘂凌天都之峻絶兮以周觀乎八紘慨生民之庶富兮化殆漸乎四溟何風濤之蹴天兮乃予違而遊乎蓬島羣仙駞夫燕逸兮至于君豈同造舟顛覆而將伯助兮終莫究其摧隤大厦勢已傾壊兮夫豈一木之能支九廟棄弗顧兮與翠鈿以自隨君徬徨將安適兮當奉主而北馳成敗詎能計兮矢吾心而靡渝恭執事兮登載車排國門而出兮死生與俱竟殺身兮委骨丘墟皇天鑒厥精誠兮魂昭陟乎帝之居曾日月之幾何兮丹

青著其名譽披史傳而長太息兮悼往昔之無已軒轅峰猶萬仞兮倚寒空而遥峙哀見君而不再得兮颯秋風之夕起

程禮部哀辭 汪仲魯

前禮部員外郎程公名文字以文號黟南生吾邑人也孝友純至奬勵後進不倦蚤遊燕文章行義為諸閣老所推許然安分恬退不務進取中歲始為郡博士任懐慶滿考來京師適賀相當國人有薦公于賀者乃求公

文余廷心貢泰甫就公索之堅拒不與二人索之朋友得數篇以進賀相焚香拱讀稱嘆不已遂有翰林編修之命選除御史轉任禮部賫賞天台方氏還寓會稽之錢清僧舍道阻不克歸一日張氏遣使追紹興路官以厚禮來饋公堅卧不顧既而兵四集乃住杭主貢泰甫晨謁丞相達實特穆爾還卧疾張氏之爲平章者就謁公擁衾面內卧不回視遂移卧西山僧寺一日疾果篤召泰甫而諭之曰吾以累子埋我茲土勿爲塚可也泰

甫為主其喪葬後大軍至墓皆被發惟公葬所以不塚
免丁未夏魯與邑人汪烱之杭往西山求公墓弗得還
西湖書院求所刻文集讀之不勝悲慟遂哀之以辭曰
萃材兮棟梁美輪奐兮廟堂翬飛采絢兮跂翼而鸞翔
公之文擅一代兮諸閣老誰與頡頏進不競榮寵兮退
焉與心修藏賀相喜文縣我知兮劃乃徵吾文章豈溝
中之斷棄兮尚可取而青黄郡博士嗟久淹兮一旦致
身乎玉堂峩豸冠兮馬行桓桓官禮部兮仰依日月之

清光倏航海而南兮老將旋予之故鄉天台險絶兮留會稽而徜徉病少駐乎錢清兮張胡為乎承筐有將卧不面顧兮勵貞節吾何敢忘兵革四集兮適西北其孔良輿疾遄往兮吾頗瘞骨乎此阬貢公素相友善兮託之斂以襄悠悠天地兮吾終焉其允藏嗚呼彼吳山兮遊鳳凰江山如昔兮蘇堤夕陽求先生之墓而敬弔兮萋露草之荒荒反湖西而容與兮披雄文于類庠奉讀而長太息兮浩海濤而飛霜

王進士哀辭　汪仲魯

王進士名銑字伯恂吾婺源之範溪人宋奉使冔之裔也才思俊逸人夙推服甲申領江浙鄉薦丁内艱戊子春試春官擬置魁選或以帝車賦黜之既而自悔其誤交相咎責訪問謝過薦為翰林編修辭以親老而歸壬辰蘄黃寇陷饒徽癸巳夏舉義設策應官兵以復郡邑退則講學于鄉里乙未冬寇復至乃應樞密院判哈密之招往徳興見之還喻巨室胡伯振從義冦覺之臨難

不屈死之伯振亦遇害嗚呼如伯恂之俊發超邁人固罕及而終死於義其可泯邪仲魯既不揆而銘其墓復為辭以哀之其辭曰冰潔兮日輝古鑑懸兮絶纎翳才華天造兮人力曷施清波芙蓉兮匪雕飾乎聲詩文不加點兮夫豈讓乎衡為才美信若是兮行義虧又何貴學與文尚有逮兮孰知先生之死義雪慘裂兮草枯而風利原隰求而斂殯兮有同宗之諸昆季堂封深固兮樹森鬱乎阮阜浥湛露而重省兮悽猿鳥之悲號空山

木葉兮聲蕭騷靈爽英發兮惆愴薫蒿墓銘有碑兮將鐫置乎巖坳徘徊而不能去兮我心忉忉日荒荒而雲暝暝兮激松風之怒濤

朱縣尹哀辭　汪仲魯

遂安縣尹朱倬字孟章歲辛巳領江西鄉薦登壬午第授某州同知以憂家居服闋授文林郎遂安縣尹庚寅同考江浙鄉試既出院會于椽郎葛元哲之坐因詢仲魯詩經無封靡于爾邦義作如何破題答曰已在孫山

之外夫復何言元哲曰此友非特義高賦尤高一破自
當首薦因誦之曰崇德報功之典賞延於後世修道全
德之化法本乎前王詠嘆之至者感慨之深也孟章愕
然曰此篇已録全文在卷中諸公同擬作本經魁竟尋
賦策未見移文謄録彌封所亦對字號不同誰不惜之
且索角端賦元哲曾録之出與之觀三復擊節稱歎元
哲又曰此公志存乎古人之學得失不掛念由是孟章
相與游情義甚至且與李廉諸公皆來相見因約來春

過遂安明年春仲魯往留一月嘗自嘆曰倬登科十年未霑寸祿其命也夫仲魯應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故君子行已立身惟安義命不以外至者動其心也孟章殊服此言壬辰秋寇蘇閒化趨遂安吏卒逃散孟章大書于坐曰生為大元臣死為大元鬼禍患從天來不死復何以乃坐公所以待盡寇以邑虛無人而焚之火逮廨舍乃赴火死後竟無傳其事者可哀也哉追以辭其辭曰疾風兮草萎勁節兮靡移緊遂安之賢尹兮厲真

操其匪虧邑小而荒僻兮氓其蚩蚩令初下車兮即與學而誦詩夙夜孔勤兮化洽而民熙一朝寇忽臨兮靡兵備其孰禦民駭而卒逃兮誰與獨處寇豕突茲邑墟兮劃烟燼其棟宇予執死不二兮天明明其吾與夙披簡册兮矢致身乎忠良況瓊林之燕集兮堯舜君民之有望憶武林之嘉會兮豈徒事彼文章行與義之有在兮望聖謨之洋洋歲忽忽其已遠兮心耿耿其莫忘川悠悠而波逝兮山靄靄而雲隳思賢令之不可見兮長

向風而哀傷姱修之不可渝兮發斯文之耿光亂曰學端以粹質之純兮顯擢甲科名譽臻兮十年末禄笑命之屯兮牛刀小試絃歌陳兮變故莫測奚衛我民兮之死靡忒惟志之伸兮是謂殺身以成仁兮

哀志士辭　宋濂

奇俊之士無世不生特時人弗識之或識之而弗能用或用之而弗能盡其才所以聲光不流於當時事業不白於後世予竊悲之庚寅之夏因覽元好問所録金之

諸儒自辛愿而下凡五人見其氣節剛方言論磊落實所謂奇俊之士者也雖其行事或未能無過終非齷齪陳腐懨懨不振者所可冀其萬一然恨其有志而不能遂也因擬其大畧隸于各人之下又從而哀之以辭辛愿敬之福昌人年二十五始知讀書音義有不通者捜訪百至必通而後已由是博極羣書且善于文辭尤以是非黑白自任每讀人詩必為探源委發凡例解脉絡審音節辨清濁權輕重片善不掩微纇必指如老吏斷

獄文峻網密絲毫不相貸雖貽人怒罵不恤也性踈宕不修威儀貴人延客愿麻衣草屨足脛赤露坦然於其間劇談豪飲旁若無人家甚貧衆雛嗷嗷張口待哺負高氣又不能從容俯仰其枯槁憔悴流離顛踣一假詩以鳴雖百沮之餘其耿耿自信者不少變元光初李獻能元好問在孟津愿往見之獻能為設美饌愿放箸嘆曰平生飽食有數每見吾二弟必得嘉食明日道路中又當與老飢相抗去矣會有一日辛老子偃仆柳泉韓

城之間以天地為棺槨日月為含襚狐狸亦可螻蟻亦可耳聞者悲之辭曰天生爾才胡不汝騁麻衣如墨下不掩脛下不掩脛不過寒我我食無所我生其可水豈無藻山豈無薇苟非吾有我敢采之市魁屠伯彼豈無食我腹雖虛我腰肯折抱節而終我則奚憾烏鳶螻蟻上下何辨爾貧固甚爾守則多不義而富其如爾何李汾字長源平晉人曠達不羈好以奇節自許避亂入關關中無一人敢與相軒輊者元光末用薦書得從事史

館從事職名謂之書寫特抄書小史耳汾素高亢不肯屈世乃令以斗食故人以府史畜之殊不自聊館中諸人又多新進小生史家凡例或未能盡知就其所長有不滿汾一笑故刊修之際汾在傍則蓄縮慘沮握筆不能下汾正襟危坐誦左丘明司馬遷文數百言音吐甚洪暢誦畢顧四坐曰看秉筆諸人積不平乃以嫚罵官長訟于有司証左相半踰年不能決右丞師中遣東漕掾置酒和解之尋入關驅馬來京師日以馬價佐歡道

逢怨家則畫地大數而去會恒山公武仙在鄧汾往說之署行尚書省講議官既而參知政事思烈與仙相異同懼汾言論遂害之汾孝友廉介過人者甚多寧寒飢而死終不作寒乞聲向人又善為詩清壯磊落有幽并豪俠慷慨之氣人以是稱焉辭曰奎星光光今何其昏大河東流遑恤無人金匱石室藏我冊書豈伊羣兒所堪䟽之我言弗信弗信從汝丘明雖鬼其文不死既不我嘉覆謂我僭我視我𧖴有淚如霰黃霧四塞黑白誰

分彩鳳無華山貍有文悠悠蒼天曷其有常自古莫不然爾又何傷劉昂霄字景元一字委房陵川人聰敏絶人或戲取市家日歷鱗雜米鹽者令讀之一過無脫遺以故其學無所不窺六經百氏外世譜官制與兵家成敗為最詳為人細瘦似不能勝衣好横策兀坐掉頭吟諷幅巾大袖談辯如雲四筵聳聽噤不得語遇其飲酒眼花耳熱後其鋒愈不可當不知去古談士為遠近餘子不論也嘗用門資叙調慶陽軍器庫使不就諸公方

薦試宏辭未幾卒辭曰陋儒拘拘以簡爲常目視環堵
不知有四方狂瀾既倒誰復迴之氣益一世獨爾能之
上自黄虞下逮五季一隙必燭何有幽邃或觸其機談
辭如雲誰非男子有舌無聲我豈誇多我豈鬭靡一物
不知吾儒所恥獨立千古上遡寥絶爾身雖窮爾名豈
滅雷淵字希顔别字季默渾源人崇慶二年進士授涇
州録事不赴改東平府録事以勞績遷領東阿縣令東
平河朔重兵處也驕將悍卒不可制淵出入軍中偃然

不為屈不數月家有淵畫像雖大將亦不敢以書生遇之調徐州觀察判官召為荆王府文學兼記室叅軍轉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史院編修官拜監察御史巡行河南榜掠贓吏風采凛凛蔡下一兵與權貴人有連時以藥毒民家牛馬以小直脅取之淵捕得數以前後罪杖殺之老幼聚觀交口稱快然亦坐是失官尋用宰相侯摯卿薦除太學博士再遷應奉終于翰林修撰

累官大中大夫先是正大間元兵突入倒迴谷勢甚張

平章尚公逆擊之突騎退走填壓谷溪中不可勝筭諸將議不定釋之勿追淵請急殲之主兵者不能用後閒北兵狼狽而西馬多不暇入御始悔不從淵言淵學甚博文甚奇為人軀幹雄偉髯張口哆顏渥丹眼如望洋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於顏間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摧抑卒亦不能變也食兼三四人飲至數斗不亂生平慕孔融田疇陳元龍之為人雖其文章號一代不敢人在淵仍為餘事耳淵之友高廷玉李純甫亦以奇節

自負人號之為三傑云辭曰爾心之勁爾氣之剛嫉惡如仇不問暴強將指出巡面冷如鐵霜簡所加邪蒿即折才豈止斯兵筭又長眼見千里孰曰不明志不獲伸多士短氣其書徒存九原能起埃風四來式脂式韋有髯如戟妾婦之為我俗之昏誰復繼君茫茫九州敢謂無人雷琯字伯威坊州人志英邁博學能文以薦書從事史館調八作司使初并州李汾與琯同在館中以高蹇得罪琯往送之信陵攜酒酹魏公子墳握手痛飲後

去客陽夏以鞭擊酒壺作楚聲歌自言去國十年甲兵滿天地短兵疋馬來自西北將起楚漢間奇才劍客與游而不可得當是時金已遷汴大河以東北盡山東西抵關輔大軍長驅徙少壯數萬人殺之居庸關外自黃河洛陽三門析津至丕之源雀鎮凡二千餘里潼關一帶西南邊山大小關隘亦一千餘里各分地界統以總帥夜則傳令坐守冬則燃草敲氷兼以關輔大飢秦民死者相枕藉瘖皆悲之作商歌十章寫其情曰秦予父

毋國也而一至此乎竟淚下不能食乃出奇策白宰相宰相不能聽瘖去不知所之辭曰北風泱泱海水為竭俯視神京不隔一髪舉鞭擊壺歌聲愈苦來自西北短衣足馬我淚既盡以血繼之天門九重曽莫間知孰秉國鈞我將自薦反謂我狂斥去如箭商顔有芝豐蔚葳甤可以葆神可以樂飢長往不返誰甘幽深赤日在天廉明我心

祭胡仲申文 方孝孺

上下百載四方萬里心所敬者數人而已惟數人中少
達多窮或困其始或艱其終謂天使然天實何故賢者
莫為為天所惡謂為偶爾智力可圖孰云君子不及鄙
夫人之所重天之所輕其所至蕲宜與禍并汲水于隣
終世不怒試攘珠玉挺劍相顧造化之機變怪詭奇恒
以示物使物莫窺儒者多言抉發幽秘陵轢鬼神譏切
天地人之至情忌人揣摩刿造化者寧不譴呵是以賢
哲多困不逢百無所能乃宜公卿富貴一時電滅漚起

有以自立百世不死較其所獲多寡可量肯舍八珍而取糟糠嗟若先生其又何悲不競斯須千載是貽命不榮身禄不逮嗣人以為報道不在此其中所蓄月朗日溫著為文章追配古人風雲之變江海之深元酒太羹粹璧精金惟所欲言無不如意聲名赫奕昭灼當世曠視宇宙奚古奚今有盡者身無窮者心凡人所難深探獨得余復何嗟為天下惜斯道不振文弊質凋環目顧之一何寥寥玆已可憾聞者嘆咨況在不肖嘗辱見知

違濶幾何墓草已宿音容儀度宛在耳目後先相禪若晝夜然敢謂寡陋不圖其傳已死而生逾遠彌燿叙莫矣辭知已是報

哀唐衢辭　王達

唐衢韓公退之同時人也性耿介落落有大志不妄與人交人亦莫知其所負衢于學發憤研究不少自廢然累舉不中人咸笑之衢則不以爲意也衢能詩詩多悲思激烈而感創讀之使人慨然有動于中衢往往見人

文章有傷激者必大哭涕泗滂沱而弗能已每與人言論旣别發聲一號竒韻嗚切聞者莫不為之酸鼻人皆以衞善哭而不知其所以哭也獨退之識其人贈以詩曰虎有爪兮牛有角虎可搏兮牛可觸柰何君獨抱竒才手把鋤犂餓空谷當今天子急賢良匭凾朝出開明光胡不上書自薦達坐令四海如虞唐退之之意詎非以衞之才迥出一世而反不逮乎瑣瑣者邪樂天亦有詩曰賈誼哭時事阮籍悲路岐唐生今亦哭異代而同

悲而樂天以詛之才方衢矣舊史附衢于退之傳後新史則又削之何君子命薄者有若是之不偶哉吁有人負奇才如賈誼當世既莫知之後世又莫知之不既深可悲乎俾無退之樂天則天地間空生此材矣是以君子貴成人焉天游道者讀退之樂天二詩深嘆衢之不偶作哀辭于千載之下炷香盃酒酹衢于千載之上仰天大慟衢其知邪凄風西來吾知衢不能不知我心也辭曰蘭生於幽谷兮為衆穢之所翳玉産於崑崗兮以

碔砆為同類匪良玉之靡良兮寡不能敵衆嫮之睽勢衆勢之睽兮固已密比而難攻此芳馨之潤潔兮幸不掩于匠目之與春風衛乎衛乎爾材雖奇兮何造物之靡通但千載之下識衛之弘潤兮賴樂天之與韓公世之婘婀讒嫉擠人於極地者讀二公之詩兮烏知其不顉泚而心懮

明文海卷四百七十三

明文海卷四百七十四

餘姚黄宗羲編

哀文二

祭劉忠臺文 成器

於乎先生龍逄為行兮比干為心紓忠竭志兮日月照臨慨前代任閹豎之失德痛當今復因循而蹈襲伏闕抗疏太息掩泣帝曰汝嘉實感膂衷惟彼羣姦切齒相從幽之錦衣肆其鞫凶龍逄蒙禍兮比干菹醢雲霏霏

其承宇兮天高高而莫予宰顧虀粉之是甘兮羌時事之可慨予會稽之後生兮頗忠義之是懷鑒往事猶感慨兮腸一日而九迴側聞先生之死兮又奚啻乎七哀扣帝閽其無路兮徒煩冤而隕涕歌楚些而招魂兮弔汨羅以為計於是割雞釃酒望風奠祭懼褻于家登彼龍崖石齒齒兮竹松閒閒去天日其咫尺兮將英魂之可攀恭載拜以長慟兮跽敷衽以陳告惟蹇蹇以自完兮得死所其奚悼顧棄德而崇姦兮尾日大而不能掉

彼闒豎其何誅兮痛廟堂之具臣昌其不撲滅於早兮旣滔天而無津乃首鼠以自保兮獨先生之奮身使舉朝皆抗扼兮何猖狂之餘腐也嗟剛中而無應兮適以快其怒也砥砥柱於洪波兮聊以示此度也視婞婞之流輩兮直鶩鴻與脫兔也生無益於時兮貴且富其何數也吁嗟先生之死兮實知名於孺婦也器謹志以法像兮中心好而非浮慕也或緣此以賈禍兮吾不惕以改其素也

祭丁提學玉夫文 邵寶

維弘治十有六年歲次癸亥十月某朔十七日某甲子江西按察副使友生無錫邵某謹遣南昌府學訓導董遵以醴脯之奠致祭于故廣東按察副使吾友補齋丁先生玉夫之靈而哭且言曰嗚呼溺者古之所不弔也玉夫乃死于溺溺其身甚矣舉家溺焉而僅遺其一子水哉水哉何太濫于玉夫也哉吾嘗觀玉夫之平生譬之于水其瀕于溺者葢屢矣吾畧言之而玉夫聽焉昔

在成化乙巳玉夫以進士官中書嘗因星變疏陳十事
先是見素林公以論建寺張後府兼素以救見素先後
下獄玉夫危言繼之衆謂或有濡首之凶賴先帝明聖
玉夫得無罪此其瀕溺而免者一也玉夫謫普安不便
其水土衆謂玉夫濡尾之虞縱不在近亦必在久既而
今上即阼移判廣信此其瀕溺而免者二也玉夫在廣
信若干年轉知興國又若干年方其勞於州郡吏陵民
梗中遭兩喪貧病憂辱百患備極衣袽之戒蓋兢兢焉

而王夫無恙此其瀕溺而免者三也及今一歲兩轉視學嶺南蓋出險脫厄而起於困君子曰三年大國之嘗庶其在是而乃真死於溺烏乎哀哉向也王夫溺于世途則王三原援之倪文毅援之非為王夫為天下也今溺于水亡其身以及其家乃無一援之者或謂世途險于山川豈其然哉雖然王夫之心固不溺也耿耿者存將託神江湖以指天下之迷乎將假澤星漢以潤天下之枯乎抑將樹靈砥柱以鎮天下之流乎王夫有知當

之故哉余思方舟其人而不可得俯念疇昔盡然傷情
乃歷叙其故而銘之曰
有才不施一發乎詩日星月露草木走飛人事變遷可
愕可悲舉無遁情入我範圍咳唾所及皆成珠璣一旦
觀化魂無不之非湧醴泉定生靈芝昭德之符千載弗
虧

楊鐵崖墓銘　宋濂

元之中世有文章鉅公起於浙河之間曰鐵崖君聲光

殷殷摩戛霄漢吳越諸生多歸之殆猶山之宗岱河之走海如是者四十餘年乃終瀕死召門弟子曰知我文最深者惟金華宋景濂氏我即死非景濂不足銘我爾其識之卒後三月吏部主事張學暨朱芾等七人奉其師之治命來請濂既為位哭復繫其爵里行系而造文曰君姓楊氏諱維楨廉夫其字也裔出漢太尉震震十八傳至唐分為四院第二院太師虞卿生堪堪生承休承休生喦五季時錢氏有國喦仕至丞相自譜為浙院

嵩之孫都兵馬使佯從浙水東又分爲浙左院佯之子
成隱居會稽諸暨之陽復為諸暨人君之十世祖也高
祖文振曾祖文修以善嗜義聞人呼為楊佛子祖敬父
宏贈奉訓大夫知温州路瑞安州事飛騎尉追封會稽
縣男妣李氏追封會稽縣君宋丞相宗勉四世孫也當
縣君有妊夢月中金錢墮懷翼日而君生大夫公摩其
頂曰夢之祥徵其應於爾乎稍長從師授春秋說講析
辨剌幾踰百十家大夫公期以重器至弱齡不為授室

俾游學甬東鬻廏馬以益裝錢君節縮不妄費購黃氏日鈔諸書以歸大夫公讙曰此顧不多於良馬耶躬為裝褫使之周覽泰定丁卯用春秋擢進士第署台之天台尹階承事郎天台多黠吏憑陵氣勢執官中短長先以餌鉤其欲然後扼吭使不得吐一語世號為鵰者君廉其奸中以法民方稱快其黨頗蚓結蛇蟠不可解君卒用是免官久之改錢清場鹽司令時鹽賦病民君為食不下咽屢白其事江浙行中書弗聽君乃頓首涕泣

瘞旅文 王守仁

維正德四年秋八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攜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予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嘆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早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屍三焉則其僕又死

矣嗚呼傷哉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畚鍤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予曰噫吾與爾猶彼也二童憫然涕下請往就其傍山麓為三坎埋之又以隻雞飯三盂嗟吁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哉繄何人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烏為乎來為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烏為乎以五斗而易爾

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戀兹五斗而來則宜忻然就道胡為乎吾昨望見爾容蹙然蓋不任其憂者夫衝冐霧露扳援崖壁行萬峯之頂饑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癘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爾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爾乃使吾有無窮之愴也嗚呼傷哉縱不爾瘞幽崖之狐成羣陰壑之虺如車輪亦

必能葬爾於腹不致久暴露爾爾既已無知然吾何能為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二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為爾者重而自為者輕也吾不宜復為爾悲矣吾為爾歌爾聽之歌曰連峯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觀隨寓兮奚必予宮魂兮魂兮無悲以恫又歌以慰之曰吾與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

不可期吾茍死于兹兮率爾子僕來從余兮吾與爾遨以嬉兮驂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鄉而噓唏兮吾茍獲生歸兮爾子爾僕尚爾隨兮無以無侶悲兮道傍之塚纍纍兮多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飡風飲露無爾饑兮朝遊麋鹿暮猿與栖兮爾安爾居兮無為厲於兹墟兮

祭王舜卿文　楊慎

古語有之同病相憐同憂相救嗟君我之形蹤何斯言

之相副憶嘉靖之甲申當金商之辛候昧一鳴以斥伏同三進而及霤嗌蒙梏之未脱冐瞽言之難奏紛巧言之易如噺面甲之益厚違天顔于咫尺褫龍章于闕右落狐影于清潯下承明于紫宙孑孑以無依孑兊兊而在疚騤觲艛于潞水蝎哰囈而相叩赴嚴督以南征悵非狂而東走交呻吟于蓬席忘饘粥于昏晝苦弔影於囹両甘生涯于𨇤𨇤君違泰而巳僻我去蜀而滇僣哽題紳以分袂各扶傷而攜幼恨天隅之一柱望月弦

之幾轂捧戎檄以予歸喜少城之君逅詡垂白之如新

命重碧以話舊欷嘐喻以無解語耶浪而失讀聽南音

于西林主北道于東皁谿孤笑于羣憂伸眉顰于面皺

吟江鴻之夜度賦鬼車之晨雊雜懽悲于須臾類栩夢

之一宿汨甲鼂以吾行牉玆會之難又望朔風而開襟

恠嗣音之不復竟庚子之日斜忽辰巳之相湊喪資斧

于旅巢慨河清于人壽感徒縶于匏瓜惻不食于井甃

滞却留而已零杯欲奠而先覆嗚呼盈萬物于兩間恒

接構而心鬬何淑眖之罕臨而良辰之希遘巾柴車以碧紛蒙駑駘以未就既貧尼而富虎且芝焚而蕙茂豈黔羸之混施兼造物之垢瞀屈天問其焉陳柳天對兮焉答惟理美之莫藏樹令名其不仆剩芳聲于皎日等塵刼于刻漏慰夫君兮九原庶斯語之不謬聲已吞兮何言寃來歸兮茲侑

祭張南園文　楊慎

嗚呼九齡起於嶺嶠公府生於愛州異人必出乎間世

奇才豈限於遐陬鳴一時而聲百代峻泰嶽而光斗牛非文光之衣被筆端之冥搜邪文弊于宋至今而極析理則若先生之語録舉子之講習叙事則若官府之青薄郵亭之赤歷萬口同辭千章共律公痛其弊思拯其溺乃培以周孔之根柢斷以荀孟之斧斤飾以楊馬之藻悅揖以班范之光塵豈惜俗士之喋喋寧隨學子之賓賓乎是以崇經宗古存乎文演雅正情存乎詩氷釋理順條入葉貫存乎博排奡妥帖幽秀古艶存乎奇當

弘德之間人文之盛有先秦之風格駕西漢之鴻辭者實公為之摧陷廓清嘘枯吹痍著先鞭列前龜也嗚呼公發蹟文部則昌黎曾官之地卿職輶軒則子雲所訪之司迴翔三事之署婆娑九列之儀乃思北海之巻懷追東野之不施詠邁軸於千澗賦輪輻於清濟使霖雨經濟韞櫝於不試丹青神化韜鍔於無為蘙英華盛者鮮實碩果盛者披枝造物之所靳而秉除之所宜自古文人同出一軌而於我公乎何咨然而鮐背五福踰乎

八齡蟬嫣三世見乎雲仍松茂柏承日至川增則又自古文人所享之未曾也嗚呼著述富於班馬期耋希乎喬松眼中全福誰如我公乎公與先人通家三世同朝衣冠異姓兄弟慎自冲齔拜公丈筵撫頂檢鏡加膝賞甄最以六書之學授以正始之篇納交冢嗣同業共傳晨夕亟見寒暑匪遷世講之懿海內無先自公歸田違公廿年揭來罪謫在滇之堙升堂謁公實獲頩言問先子之啟處拜父執如曩前除以安館示以新編牛腰束

於卷帙蠅頭盈於簡端解蒙發覆暴濕熙寒嘆先哲之
風烈訂後進之愚頑喜公之矍鑠服公之精專餘力尚
綴於虞初九百戲顙且及於𢡟藍三千方擬壽于天鹿
忽承訃於箠馬奔弔阻於臨棺酹奠隅于執紼懸旌過
駟之隙蜚翰見龍之野有宅者穸有臺者夜公行歸矣
何羨乎白雲帝鄉青霞仙夏邪望風悲思揆日緘辭上
以為海內斯文悼而下哭吾通家後進之私嗚呼我公
尚其饗兹

祭李默菴文　何景明

正德十年四月中書舍人何景明聞默菴先生李公之喪哭之逾旬乃束幣為文附其使還告于公之靈曰嗚呼古人言感恩易耳知己難也景明于公所以慟悼吁涕不能自已者匪徒感恩重知己之難也夫景明昔寓于公是時有毛夫人也公執詩書毛夫人執燈燭晝夜課景明誦讀居也視衣食還也饋車馬此豈不有父母恩邪是時景明幼孺非有能知也公以成人禮之又曰

察其言動中善者稱于人其所望見又皆可以施之天下百世者不以時世富幸榮慕也公嘗盛衣冠入召景明語毛夫人在傍公謂曰汝視予貴耶它日是子貴奚翅予耶然我所重望者匪爲能貴已也嗚呼古人謂知己有若此耶白首握手終日語心而不知者何可勝道邪古人曰無德不報又曰爲知己者死今公逝矣毛夫人又先亡矣景明雖欲報而死也無日矣他日縱有能施于汝佐諸子然二尊人又安能知耶矧汝佐諸子又

能自大予又安能有施也雖然公所望見予者豈在報耶在望見景明之自能就立耳今雖能取一第為一官使公及見然所自就立者已弗若公所望見者也即它日又有能自就立公又安能知耶矧景明寡昧弗達所自就立欲大於往日如公所望見者又安能有也嗚呼已矣何以酬公之德而副公之知邪山川伊阻不能棄官赴公喪執紼道輀我懷之悲惟公有靈鑒之已矣嗚呼哀哉

祭楊五文 楊繼盛

嗚呼論友于三代之上當取諸縉紳休采之列論友於三代之下當求諸山林草澤農圃工賈之間蓋君子小人之迭為隱見每隨時勢之盛衰而正人君子之相與惟取其義氣孚固要不當必以區區之勢位拘也自予登第除南銓始識西泉於賀客中然時猶以為特豁達磊落人耳及予以諫阻馬市被罰遠謫雖骨肉至親亦惡其後于家而拙于官樂其死而幸其不歸也西泉乃

慰嘉禮送之意反殷於初則其相與之情已出尋常萬萬去年春予以狂直排奸被杖繫獄其際誠危矣平昔指天論心者懼禍之及已則遠絶之不暇同時交遊者疾名之勝已則非毁之惟恐其不足而素以義氣著聞豪傑自負者恨言之侵已且售計投石要功洩憤于權奸之門其孰與我乎西泉乃三視獄中通問不絶其徬徨極恤之意又殷於初雖齪齪庸賴輩惕以重禍不恤也則與人交遊之善視世之以勢位相與者其情之厚

薄為何如哉西泉之行誼在鄉曲閭望在遐邇固難以盡述然即此一節則其立心制行當於三代以上人物中求之矣視世之縉紳貴顯隨時異情者其人之賢不肖為何如哉二月初載攜迺郎慇懃視問握手交語傾倒肺肝相別無幾訃音頻至噫不棄我於患難如西泉者幾人而又奪之俾孤我於患難之中嗚呼痛哉西泉之正人君子使見用於世必能糾合善類不相背負可以同心共道克濟時艱縱厄於無位使假之以年必能

表勵鄉邑寛鄙敦薄其挽時俗而躋之三代之上可幾也乃竟突然而逝老天何戕善人之酷如是耶世之生理已絶宜速死而倖免何限乃濫及正人君子如西泉者老天何福善颙淫之不公如是耶毋乃西泉命當適遭或然之數爾耶抑西泉古直不善媚天爾耶凡此數者皆不可曉狂直粗性甚為不平恨欲飛步太虛親問老天死果錯謬乞使生還更舉宜速死而倖免者代之庶可為作善作惡者勸且警也

祭武功伯文 并跋　史明古

嗚呼丙子丁丑之際天理蓋幾乎熄矣然公不顧殺身滅族之禍起而救之然後君臣父子兄弟之倫一返乎正此蓋天生我公以相皇明無疆之祚也功高受謗遠竄南服乃天下之不幸豈獨公之不幸也哉竊嘗論之自有生民以來撥亂反正之功惟唐之狄梁與公而已然狄保其身公罹其禍此特出于身存身亡之異耳非智有淺深功有大小也使狄在當時與五王俱存其能免

于三思之殺否耶悠悠之談論人已然之迹以為監國病篤不日當甍神巃自有攸屬何必公以生事邀功哉群議附和如出一口嗚呼為此說者其亦不仁矣夫大寶不可以久虛姦雄之人常利國有釁當此之時歴月不朝中外危疑咸懼生變萬一有亂臣賊子窺其間則生民之禍未有涯也故公獨決大策翊戴先帝宗社危而復安彞倫斁而復正四海亂而復治三光晦而復明此所謂萬世之功也而談者反有以病之其亦不仁矣

且唐之武氏年已八十旦莫入地中宗已正位東宮民無異望彼易之昌宗輩直狐鼠耳非有絶倫之材過人之力也張崔之流胡不待其自斃而奉之顧乃旦夕聚謀稱兵宮禁汲汲以迎復為哉葢其所慮有與公同也唐之諸臣既不見非於後世則公豈宜得罪于天朝哉今天不佑善竟奪公壽某等荷公之知痛公之歿用敢論公之大節侑此一奠靈其鑒之

或謂鑑曰子為此文子將得罪矣且國家授受自有常

典係公豈當預哉蓋公假迎復之功以為富貴之資爾嗚呼是誠何言哉夫君臣大節根于天性茍利社稷當死生以之豈有見其危難而顧利害以為身謀也顧利害以為身謀此乃妾婦也非大臣也當此之際釁隙既成三宮之情不通中外危疑人心洶洶咸不自保而二三用事大臣以預養立太子之策咸懼得罪于先帝其無推戴之意審矣故有選立皇儲圖為自立之計者不一而止一時羣有司百執事之人方將仰承俯就之不

遑尚敢措異議於其間哉而先皇帝在幽閉之中至穴牆以通飲食勢同狴牢于時外之君臣惟懼垣牆之不高扃鐍之不固方日夜密謀而外求君篡弒之禍將日尋矣然幸而奸謀之不遂者宗社之靈故耳然自古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者皆以身處危疑而然彼亂臣賊子豈忍為是惡逆者哉特以偪於事勢不得不為此以絕人望耳攷諸史册班班可見故華督之弒宋殤子翬之弒魯隱高渠彌之弒鄭昭南宫萬之弒宋閔慶父之弒

子般商臣之弒楚成李兑之弒主父劉劭之弒義隆皆以得罪畏誅姑欲脫死于一時也然則先帝當此之時豈不謂之至危而極殆乎而公奮不顧身決此一策翊衛先帝出險難之中尊居九五君臨天下以安宗社其功可謂偉矣但以震主之威易生讒謗此正李泌所謂殺身者五不可耳豈公之罪也哉彼妨功害能之臣惟以成敗論人而不揆諸理吹毛求疵誣謗百端嗚乎惜哉昔宋光宗以疾不能主其父孝宗之喪宰相留正請

立皇子嘉王為太子因内批有甚好及退閑之旨樞使趙汝愚請太皇太后代行喪禮遂擁立嘉王即帝位于重華宫是為寧宗初不請命于其父也然當時不以為遜位後世不以為生事良以安社稷之功大也雖汝愚為權姦所忌誣以謀為不軌擠之以死然不久復其官爵史冊書之以為美談葢是非之定不於其生前而于其身後也且光宗君父也寧宗臣子也先帝君也兄也景皇臣也弟也以此方之孰重孰輕孰順孰戾則是非

之辨將不待講說而自明矣鑑之于公雖忝鄉郡人品既殊事功亦異何苦而與衆説迕哉况國家之典固非庶人所敢議葢痛公之忠誠不白于世不勝其耿耿而有此將以竢夫後世之知留趙二公者爾雖以此得罪不悔也

祭少保公文　徐渭

於乎痛哉公之律已也則當思已之過而人之免亂也則當思公之功今而兩不思也遂以罹于凶於乎痛哉

公之生也渭既不敢以律已者而奉公於始今其殁也渭又安敢以思功者而望人於終葢其微且賤之若此是以兩抱志而無從惟感恩於一盻潸掩涕於蒿蓬

祭張太僕文 徐渭

太僕公將以萬歷二年十二月之二日内於幽其末交某以十一月之十有二日割羽牲一從以果羞黄流而告之曰嗟乎公之活我也其務合羣喙而為之鳴若齊桓將存江黄温弦之小國而屢盟魯宋陳蔡於春秋也

其同心戮力而不貳其長公堯夫既遺人以麥矣而文正樂之不問其傾舟也其拳拳於斯事之未了而竟先以往意其心若放翁志宋土之復已不得見而冀聞於家祭之告一念與一息而俱留也夫以公德於某者若此即使公在某且不知所以自處而公今歿矣將何以為酬也嗟乎此某雖不言而寸心之恒終千古以悠悠也

祭少顛文 徐渭

計予與予游適三十年淡如也而獨篤於今下獄之七年予其幾于反炎凉者耶殘于瘍而牀且杖十年矣顧飲不廢而竟餞往於酒予其幾於忘生死者耶即吾求交於世得此亦難而顧得之方之外耶向來十餘日而不死我一送藥於予予一問法於我而竟斷往來信耶凡此者皆可痛也而吾日衰矣其尚能痛以淚耶當澆之以酒耶而吾窘囚耶其能外楮與香而别辦耶吾侍死人耶即死當飲予于地下儻不死而能澆予于塔尖

上借如意而擊以歌耶又何如以為情耶予方外士耶

又反炎涼者耶忘死生者耶使有知而聞予之言耶其

亦悲也耶其不悲也耶

乾隆御覽之寶

明文海卷四百七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四百七十五
　　　　　　　六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　璸

謄録舉人臣唐　濰

明文海卷四百七十五

餘姚黄宗羲編

哀文三

祭甘泉先生文　何遷

道本無窮誰其尸之必生先知以覺後知乾坤不毁其寄在兹慨自洙泗跡熄濂洛繼與千載遂旨曠代可希而再傳以往復蹈支離無以究性命之微夫崇見聞遵途轍依傍門户若足以閑尺度然黙而識之由仁義行

見天則而知化育則或辨以毫釐故夫道之不明也儒者何遺論焉奚只竊與義而助老佛者之為足嗤宋賢既沒踰數百載而後先生出先生之學受自江門曰以自然為宗實其淵源乃廓而著之闡密統以詔來世先生固力任焉亦以明覺我者之能開先夫見聞途轍彼所沿習者第世守乎前言爾先生出而后知此學惟在此心見聞途轍適足以益支離之糾纏先生之言體認天理天理者天所為故曰自然怵惕孺子與物為體孰

安排之此我命根苟由前言反身而識之其識以天是之謂默此機生生仁義時出不離體認而宰萬化之原斯於前言乃為蓄德而非以傷煩竊聞先生天質完粹一見江門托以墜緒始也物感不交文義皆廢默坐以觀端倪在睇既而疑之放乎隨處請於江門曰學如是忘助兩忘貞明如立與化周流一致百慮以此復乎自然庶幾師傳不貳遂奉母命與時變遷委身行義敷教作士必使一物不違六經親見斯足以明道而悟焚檄

以居者之非事天講筵陳善辟雍育賢機務即戎邦禮明禋雖魁柄不持猶阻于名世之遇合而贊王明膺簡任風動乎朝列亦已罄乎力之所得捐爰自立朝至老而及乎天闕無一時不講業無一夫不與善所過必有館穀有訓語周覽于燕齊吴越閩楚之區及門而遊者三千九百餘人而先生畜持不倦年踰耋耄猶走數千里再倚杖於祝融之巔所謂不知老至今見其人彼駭習見愕奇踪以謂只此可以稱仙是惡足以窺先生之

拳拳蓋先生清明如神萬緣不染獨閶闔帝則出入游衍終日流通乎昊天明旦羣動隱顯之間扶圓景而昭河漢摭英華于百氏析微辭于墳典抽毫湧泉衝口琬琰於凡載籍以來格言大義揆方祛偽註脚悉驅亦以大明乎先王之撰由是以觀雖其藏密皜皜不可度思乃發自然於詣極通天地萬物而不遺此學復明將使世之學者即心印古不為訓詁格式所沈錮明興以來自先生始豈其微哉至是而後知先生鄉也嚴於靜專者

立大本而出經綸而其刊落文義將以緝完經而翼往聖彼以枯寂擬者既失其精神以勲庸病者亦蔀於時會而以泛愛立言為贅抑以知先生所存不徒在是執是以求亦足以依形聲而卜底止僅得其似而已遷方弱冠沈酣傳註讀先生書未及終篇輒爭同異比卒業於成均因摛文以待試先生呀然置先多士乃語周子道通蔣子卿實相屬日集顧遷膠執舊聞疑信交臆已而進覲德容退覩行事飲睟盎而氣平被儀刑而神醉

乃始喟然而起悟言說無關乎性靈愧口耳靡端於學力倘察見本心以驗合否信沿習之多左盤時引宗旨以參同遂忘言而若契於是俯仰今昔自謂得師摳衣牀下昕夕指揮由靜基動合一為期有事無事長裕隨之侍席半載稍歷階梯先生北上遷亦西歸再見京邸指劈偲偲雖未能遽達乎語上之境然返支離而間遂者先生實開之亦坦然其有步趨竊闚郄野同方共勵輾轉歲時何云繼志遷乃深省指天自誓惟嚴顧諟翕

放在我雖緒論師説不留胸臆儼躍如於眉端欲罷之而莫去日用紛紛我若無與然後證諸古訓若皆陳吾所有而導吾所至故自居深山官二都每列蠡測禀教羅浮妄意宗旨離否有無先生領之每報書曰不泥吾説斯乃吾徒閒與卿實班駁咨諏先生諭之點雪紅爐遷益自信竭才可圖遷在豫章頗聞訓語亭銘生生堂記默識提耳發蒙手澤可挹曰此吾無窮之托吾將再入武夷見汝川裔遷拜稽首南望下泣馳使逢迎剖中

以俟蓋先生夢奠之前歲也詎意龍蛇之辰先生永棄
俄而踰春訃音乃及嗟乎悲哉造滕幾何吟弄是冀豈
道不可傳抑教難其繼緯纑一時摧煎五内誰歟廢輿
為此垂戾嗟哉悲哉秉化全歸先生何心山頹木壞我
輩奚親念真詮之中格渺後死其疇任悵粤山交海以
隕涕遡心喪築室以含情緘哀一奠函丈如臨倘英爽
兮不昧將謂遷智足以知而學不足承亦或有慨於斯
文

會葬膳部陳伯符先生哀辭　孫弘祖

夫死生者造化之期窀穸者神靈之宅先生行矣庶其宅矣顧先生勁氣頓于下位壯圖屈于短晷遐名痛于無嗣浸而一棺戢身浸而魯泉閉骨悲感遝邇慟興戚故况余因緣接事知己之恩有情同喻馮棺而弔景響難尋望墓而哀松楸堪斷猶庶幾束芻攬涕叙生平之懷也其辭曰伊夫子之典型值末流之昌披禀百鍊以不化撫千丈而無枝固弱志而彊骨豈色厲而腹夷羌

翩翩其羽翮治都士而貞儀披瑞錦以懷香擢水鏡于洛漪既珪璋之文府亦桃李之芳蹊排金甌之闕紀泣玉墀以申規茍擇利與近名何荃宰之莫比雖在官其日短實大雅之在茲臨龍阪之峻邈載仙舸之渺瀰嗟余躬之落拓被夫子之渥私晨奉履而絕倒夕前席而相吹韋世寶之高價昭有道之絕期嘆常兒之作遇痛國士之數奇先生與余書足下素衷蔚藻望之知為世寶與家世父書談文說理磊磊偉器若布素儉嘗居然有道也與家尊書兄有佳兒雄文力學固其餘事惟是識趨卓立服食清素頗勿以常兒目之

雖牙生之非耦顧鍾子其曷差指繐帷而有請懸空隴以何為余嘗欲北面稱弟子而先生卒捐館舍因從門人後治喪恍青簡之尚映悲宿草之浸夷羊叩扉於西路阮慟轍于窮岐殆白日而欲寢將沒世不可期彼大造之不馮故人事之多詒嗟松摧而鶴捐慭蘭湮而芝萎鮮百年之遐齡靡一旦其子遺弔樂安之壁立惜南陽之幕垂夫誰人而不死先生死乎誰歸靈輀蜿其臨路靈裯襲而空遲反而真乎潛肂畢天命乎塋斯閟寒泉兮不曉黯熒燎兮何時風

颯颯而低掃猿噭噭而傍泝埋彌天以朽壤蕫綿神於天逵固濛亡而粲夭亦式奔而楚思信國家之可惜轉風流之相悲搴桃花于水上聊執蘭以招之苟盛靈之孔降我稅駕而同歸

哀乞者文　戴洵

嘉靖丁巳年四月作時家新被燹破屋一間風雨不庇衣食蕩然得麥飯甚喜乃聞乞聲感而哀之云耳

伊大鈞之播氣維衆靈之流形均父母乎乾坤胡榮辱

之殊名逮形勢之反覆奮智力以相并故有貴而且富
兮又或賤而且貧彼安居而美食此行乞而零丁于是
色如槁灰形若枯枿瓠鉢懸腰鶉結蔽膝或手當其目
或杖代其足無地不到何門不入依酣歌而流涎聞犴
號而屏息其求之也悽悲其得之也秒忽益羸餘之無
望而聊寅緣以度日嗚呼何為其然哉若乃祖積宗累
燕翼貽謀自少及長有喜無憂靚陳紅而燕溺朋曳白
以效尤口不離盃斝耳不離歌謳身不離樓館足不及

田疇一朝罄盡四顧悠悠任妻孥之離散背鄉井而藏羞悵舊歡之已邈托生計于哀求及夫偷兒博徒官隸私商玩法恣已習以為常陽施陰取自誇彊梁智窮數盡置身圜牆資儲籍沒配斥遠方縱心計其安施徒望屋而徬徨至若遼右開邊閭左興役掩淚辭家誓心報國奮一矢以加遺衣三屬而纒東方主客之紛拏警塵沙之蔽目力創痛以潛逃脫鋒刃於交觸始畏死而求生終功虧而名辱念故里之尚遙顧行囊之無粟苟道

路之得前何嗟來之弗足復有歌臺妙響舞榭纖腰流
蘸夜煖香霧晨嬌手不知織身不習勞忽顏色之消歇
嗟淪落其無聊緣庭除而顧盼維仰首而長號是知事
出萬端理惟一緒雖命運之不常總驕荒之所致口盈
寸而軀六尺兮何凍餒之莫措儻慎持乎初心兮豈顛
迷於末路豫子漆身於趙市兮至今有耿光非自罹之
故兮雖辱已其何傷何羞惡之盡喪兮甘嘑蹴於膏粱
君子寧守正以俟死兮豈偷活於草間嗚呼爾則不淑

兮尤不爾尤笑奴顔婢膝者之相悦兮反自以爲良謀
魯富貴之幾何兮乃逐逐而不休寧取譬於墦間之齊
人兮又奚獨於爾而爲羞我聞古昔兮稷契伊周一夫
不獲兮以爲己憂四海同春兮民咸嬉以遊安得斯人
布列於朝廷兮庶無負吾之同胞

祭萬古齋文　唐順之

庚寅之歲余客陽羨公來顧余實始識面識面之初遂
以知心朱紱白雪相與賞音惟公老成行方志古余也

何人自知踈鹵豈足裨公辱公節取過則相規善則相許一日過余奉幣以告余有二子煩君教詔佛廬仙洞水曲山坳攜壺擔盒與余相邀花木玲瓏禽鳥啾啁流目傾耳永日遊遨或時閑門對坐一室奇文共賞疑義與析清言不足或繼以奕晨飡相逢忽焉日昳余有所往不告於僮僮來相尋知必在公公命家人為具客食家人不問知余為客綢繆往復踰四五年曾無一日曠不周旋公訓桐廬余赴宮寮心豈不通其地則遥逮公

解官余亦屏居握手一笑歡言如初通家之誼婚媾自此公有女孫以字吾子朋友或言師生之拘公曰何妨古有蔡朱尚期白首賴公劘礪公不我留忽焉厭世屬纊以前神氣清鬯顧謂二子事豈有了荆溪山水昔陪公游余今復來愴公其休死生常理抑又何怪不敢負公恃此心在與公二子敢忘切磋尊聞行知矢言勿磨窀穸在茲舉我觴奠叙往悵命公其我鑒

祭項甌東文 羅洪先

嗚呼嗚呼尚忍言乎往憶同第君為壯夫十年以長比屋而居余喜談學辨晰陸朱居黙熟視弗厭弗俞胥痾而南君司水符鑾江之上下榻維艫時疫甚熾僮僕告痡豈無嫺友過門而趨君為心惻時來隸胥薪水是給分廩與蔬或朝就問或午或晡欵欵耳語撫床及膚衆畏其染勸勿過迂君咈曰嗟胡是之狥人且效尤孰侍孰扶孰汲孰爨病孰與蘇豪猾王紀干法以逋逮及弟績既伏其辜彼瞯在阨斧喪橐虛數萬來賄介以名姝

日夕屏伺閶露揶揄枕席微覺奮起索驅託君閑衛防
人苞苴縱忍貧死不為利汚君向鶴翁駭而長吁凢今
談學睢睢盱盱考其曲衷有詆弗如孰如羅君至今不
踰浮沈淟涊豈斯人徒從玆莫逆意氣益孚幸其獲瘳
酹酒歡娛十有五旬乃判征裾不賴仁者必委溝渠厚
德未報空此頭顱亦再離合情親亦踈遥聞宦轍南北
載徂已酉之歲停橈見諏劇談晝夜玄潭為枯綜經錯
史鉤玄考圖守嘿為誚期必著書辛亥過嶺枉道山廬

信宿不舍更出緒餘尺書往來時舉一隅毫髮未契輒見責誅力辨性體知止之殊余亦不讓囊傾錙銖塗畛違越期之桑榆炎風播虐傳聞不虞拒以福善天道豈誣言者三至失聲驚呼身如可贖寧惜微軀孰為問疾如君劬劬方俟櫬返長號路衢事左不偶莫致束芻君之大節更僕莫敷父子授受兄弟友于視欲酖毒味道醍醐古昔是鏡檢點為奴室無姬媵門絶祝巫知希者貴戰勝弗癯載論出處偃蹇崎嶇寧淹郎署不媚鈞樞

翔鵷嚇鼠老馬隨駒人皆化茅已獨守株麈移三郡刔

騰兩都庭謝刀筆野頌均輸昔病毒傜有梁可踰昔困

委積有懸使車迨登藩省益峻而孤貪夫在位封豕孽

狐亦有殭宗如虎如貙斷搏狮猘如揮湛盧氛消海市

日静郊墟楚歌來暮忭舞于途粤人飲食祝而後哺凡

玆巨細咸足範模使據要津定亂訏謨兼收衆美自可

枝梧豈無才智轉圜應枹豈無文采章煉句鏤背善逋

俗曾是弗愚必如君者始可謂儒柰何弗憖毁璧隕珠

古云難諶殆其信諸悠悠後死何益有無念岀再造目斷心瞿因悲弱質曷異柳蒲九京闃寂百年須臾尺寸不立與速朽俱感此盟心君聞否歟嗚呼

瘞溺文　羅洪先

舟發采石阻石尤泊和尚港從而泊者以百數既三日有五人駕艫揚颿行顧泊者若嗤其不遇意揚揚甚得也是時江水怒號白浪屋起雨霰交下晦冥慘烈逾港口檣傾舟覆五人皆溺余乗高望之或援舟舟水滑復

墜浮沈浪中有頃抵岸其三人少而彊奔入野舍弱者僵于步而老者仆于涯三人莫顧也余與劉良溪王有訓及弟遯夫各分薪米遣人棹艇子往捄之奔者得食僵者甦而仆者則已死矣問其鄉為江州姓與余同而年且六十其身則四人者傭也悲夫悲夫人之為傭利求直耳當其揚帆以行也豈亦快其得直之速而不虞其禍及乎抑身有所質分卑力微即有言莫之或聞矣乎其既溺而奮起也亦思有以自脫乎抑尚急人之難

而不顧其身矣乎其倦憊而就仆也膂力衰乎抑饑餓推苦過勞積損而不勝其困矣乎其傭也備使令乎抑以善游自名輕險阻効操作於櫂工篙師之間矣乎然吾見傭者矣生也用其力死也棄其骨其賤薄等馬牛然幸不食肉寢皮耳其何利之有今四人者雖以身免欲不為傭不可得也其能為傭身計乎乃捐金市櫬令四人瘞之江滸復為之文曰物險者水剡江流兮浩浩滉滉天日浮兮風伯不仁煽虐尤兮佐以豐隆用師仇

兮蛇虺黿鼉結蚴蟉兮天吳吐舌齒鋋矛兮挾威玄冥腥血求兮汝何不智輕身投兮隶棹飾檣鼓枻游兮他人顰蹙汝安休兮起忽溟渤若駕蚪兮岸移地縮快遠遊兮索朽木蠹孰知由兮墮槳偃驅喪計籌兮奮臂出淵足蹻涸兮頭童髮種紛飂飀兮倒藉項踵從沫漚兮上舞蛟涎下龍湫兮辛而毒吻不見收兮離淵就址凝望眸兮志竭氣衰筋力柔兮懷沙枕流非意酬兮骨寒體僵魂悠悠兮逝矣何知為余心憂兮間汝有家宅江

州兮維南匡廬萬峯酋兮樵人朝暮夕薪樵兮北連蘄黄莽汀洲兮桑田閒閒有鳴牛兮耒耜勤止足膳羞兮出入閭里呼匹儔兮博陸象奕摴蒱骰兮歲時壽斝吴歈謳兮胡不是樂為人謀兮將慕任俠誓在溝兮亦貧所驅忿淹留兮問而莫對安咨諏兮擇術不慎孰相猶兮乾坤逆旅彭殤侔兮速朽衆化鈞蜉蝣兮豈必易簀正首丘兮衣薪為禮安一坏兮煦以春陽芳草幽兮淫風怪雨無啾啾兮優兮游兮悳汝千秋兮

祭張子藎文

鄧以讃

嗚呼痛哉予子藎遽捨我耶予病居山中甞兩月不通問子藎輒督過之曰子能忘物寧我忘我然予實不忘兄兄今乃能真捨我耶予初與子藎遇也蓋傳臚之日闕門之東時在衆中兩相許矣嘗從兄出東門偶論管鮑予曰此其難不在鮑而在管彼不遮飾其情而甘以其身受人之知此為難也兄曰子有意焉予未答遂各上馬去自是十有八年或合或離予不能為兄吾兄必

曲為鮑叔知我病則供奉之役常代其勞知我貧則節
春秋供其匱乏又以壽母為號使不得辭知我憂生不
在形骸也數以好言相慰不以我為不達已卯之會驟
謂予曰予近見一先生像其貌酷似子其年望八十無
慮也知我不為苟比則是非可否不求必同不以我為
執知我意有擇雖雜陳別家書細而讀之不以我為支
知我有老母即依依子舍至虛國恩不以我為固蓋骨
肉之恩而道義之好悠悠百歲永矢弗諼柰何遽捨我

耶嗚呼兄雅意當時洞知大計常受事靜悉辦斯亦足明其能矣然人有片長其心好之又樂稱之常曰使國有人焉何必我則所謂其為人也好善不切于此矣本其意直欲平康斯世而弗究其施能無介然耶嗚呼痛哉兄學先行誼以戒慎恐懼為門以出處辭受為則即深談妙至而行不掩言無取焉且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群而聚之用相警戒故其要言曰斯言既出一念萬年所謂以友輔仁莫專於此矣本其意直欲主張斯文

而未見其止又能無介然耶嗚呼痛哉兄使楚還常迂而過予里徘徊三日忽動倚閭之思予遡遊從之有懷如焚則又自解以為予與子蓋皆未及艾後會且多何必爾爾蓋癸未之春烏盆之滸也孰知此别竟成永訣嗚呼痛哉丙戌之秋書來告我曰古人有云死歸生寄予藉天之靈而賜之土矣自今日以往無夕不可予之適也抑又何求予讀之舌撟而不能下蓋喜兄之達而過其早計也由今觀之機固有先動者耶予求静久矣

四月維夏意忽忽不樂則深自責志以為山中虛度如是細而求之又無所倚蓋紛者未解而訃者忽聞由今觀之神蓋先示之耶嗚呼痛哉兄歿之後兩有報音不逮記室予請讀之其一為答重施其書曰兄不忘老親之耄而重之以大貺如天之福為榮多矣又屑弱之軀以為兄憂而貽之參杞之直其何誼高焉山中無能謝無亦斯征斯邁庶幾無有慆心逸志以忝所生所以報也是二月之某日也其一為兄疑予之以論學為諱也

故詳道其所以其書曰聞兄以友輔仁千載之大業也微兄之力不及此前予所謂慎重者抑謂今之學士多浮慕耳人心之不同有如其面聚而相蒙為損滋多予故願兄之朝于直諒而夕于多聞也不然聖遠言湮庸詎講乎是三月之某日也當予作書時孜孜切切如對兄語豈謂弗達嗚呼痛哉嗚呼已矣予嘗聞之古之至人死生一條兄之殁辨而不亂亦既超斷續矣幽冥之中其亦無忘前念而益圖圓神乎人之大患為有吾身

外身而為之其何患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此予所為
効其區區也嗚呼痛哉予自兄沒竟承內召傳除書而
讀之又承兄缺謂余能無痛乎不遂乞骸今復陳情況
昔在直幸侑腹心兄今已矣無可為屬謂予能無念嗚
呼噫吁子藎子藎十有八年子藎在口今輒向人昔者
吾友夢寐之間再三握手談笑如生兄真來否五十非
殀百歲非久得正而斃是謂不朽我來渡江白馬素車
百年肝膽一束生芻我腸欲斷我淚欲枯喋喋千言兄

知不知狀者寗友銘者胄師傳以傳之予亦何辭嗚呼痛哉

祭李復齋文 盧柟

維嘉靖三十二年歲次癸丑十二月癸酉朔越二十日同邑布衣盧柟謹以少牢庶品之儀敬奠于故河東督轉運鹽使司副使前工部營繕司郎中李公之墓再拜哭且告之曰嗚呼士有慷慨悲歌杯酒彈劍意氣相傾者少罹既患即為之决胸臆刳心膂痛哭流涕無已者

則其心為何如邪若迺掊鎖裂垣澤及枯骴權奪造化之私惠洽茂育之徳公其視慷慨悲歌杯酒彈劍意氣相傾者有間矣一旦天隕玉棺世喪游龍逝川莫返大夜長扃琴軫雍門之調歌傷蒿里之音其罹禍患顧謂之少邪即令僕不為之決胸臆刳心膂痛哭流涕無已者是不可得也已昔公首宰咸陽繼佐大郡導河治民何若風采官曹擅兩部之英王命䨱三錫之顯古稱良吏若趙中大夫白公魏西門豹公豈遽出其下哉既而

權奸扇仵詔獄逮加公獨處之宴如謫判寧國人固以此高公矣讐者銜公誣以他事去公官公之來歸一無愠色教子課農容心澹漠此豈愁慽嬰心汲汲於功利要勢者所易及邪始僕被罔在獄公於當路曲為解原當是時僕貫三木負明刑蓋不知公果能出僕公亦不知僕之有今日也今僕既出乃公之墓木已拱把思為公陳視形魄伸展曲衷極平生寃頸蹞踣之苦者而今不可得矣且公之葢棺幾時也長掩泉壙幾日也未亡

者尚不知公之亡矧公之既亡又安知已亡者今復不亡邪公邪我邪乃大變邪抑亦恍惚不可為辯邪或謂禮喪者之墓有宿草則不哭公之葬已久而予哭之或失之緩審如是僕前所云云又何為邪夫哭之及時者物理之情不可哭而哭之者吾道之窮公之靈馮日月騎星辰御六氣之辯以浮游於兩間者其必有鑒于斯他復何論哉

明文海卷四百七十五